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十四

古剡周汝登纂述
會稽陶望齡問訂
晉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龍谿王先生語抄卷之四

說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虛明變化爲千聖傳心正

深研學士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析契玉山房以
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志可謂
勤矣或者疑其命名之義質於予曰不二一乘宗也
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去我謂不二衆謂一
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不二一者
常一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故名不二一者悟
一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不二文殊以無說證
之維摩以默表之是爲深入不二法門余陽和子
儒宗也命名若是無乃所謂有所托而逃楊非習乎

曰子何以其名爲哉亦然其實而已中庸盡性之
言孔氏家學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爲物不二
故生物不測性一而已是爲未發之中發之則爲
喜怒哀樂之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和
以位以育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
有同於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
而逃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闢之曰左是哉
伴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精一數語外惟

此最爲邃密旨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言者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析以乘其實究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埤而求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師於善爲資於人參伍協於一爲反諸己德以學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德支離謬裂并處廷精一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端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龍養珠目注耳凝念念不間吾人見在優游超脫以爲悟後云云相反矣

能會而通之則如之何子曰所謂如龍養珠非有事
在蒲團上討活計須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
攝翕聚以求超脫確乎不爲所動是爲潛龍之學
只此便是養之之法吾儒與禪家毫釐不同亦在
於此良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照以
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吾人謂之凝道
謂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即是良知
即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命終不爲我
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亡不知所

以養或借禪家活計而不從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即爲養之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養深則迹自化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即此知是本體即此知是功夫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爲二見皆爲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歛

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只慈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爲真常無迷無悟是爲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説經亦須理會此印證法也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羣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爲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生靜業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助法弘教也乞食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衆病而不捨入衆魔

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于芻蕘況出世之大士乎陽和子因取是經誦之憬然若有所悟復書謂予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抗不隨忍與人同歸於善即遭疑謗處之坦然余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最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子所恥如

[illegible]云云則欲取當既許行用則亦不敢不勉一念
良信服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組席為榜樣說
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自然日悟始見微顯果
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儒之異端不惑於臆
見得其所謂不二者儒與禪毫釐之辨亦可以
默而識矣陽和子講說於予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人悟有
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生而入者有從人情事

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印正未
離言詮譬之門外之寶非己家珍得於靜坐者謂
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濁水初澄濁
根尚在纔遇風波易於淆動得於鍊習者謂之徹
悟磨礱鍛鍊左右逢源譬之湛體冷然本來晶瑩
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蔽
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
不迷所以為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
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

并且竟矣一先師之説其[illegible]人已而行[illegible]
中取證及存亡廢因動靜[illegible]論其精微微一切經
綸總化皆悟後之緒餘也亦不玄妙宗於罔象深
山至寶得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者可以自悟
矣

天根月窟説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
底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
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逆震為

天根而潮復也乾遇巽爲月窟而歸姤也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者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秋主閉藏收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將然未判之復復者陽之動也

陰之靜也一靜一動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即謂之復成之者性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頻于擇乎中庸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于悔所謂復也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來也姤者陰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熾不容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先大人所謂先閒師門所謂良

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微即天根也萬物備于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尚曰堯夫之學似即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爲然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靜所得五十以後自謂無很濱淬可去閒從閒求謂之閒道人蓋從靜中得來亦只受用得靜中些子光景與兢兢業業學不厭教不倦之旨異矣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

此意也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爲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皆心學總救弛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內營耳目外誘逐境流注常失于動而不自覺不得已教之靜坐遏息慮緣使精神漸知向裡窺見本來虛寂之體而後道可幾也吾儕皆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以存於德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因對病之藥也

襍語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個不動心學者只是學個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則自

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求個正當處先師煮空鐺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告子之病在於義襲助長所謂對病之藥有爲之言若知致良知之學將時求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於道又

妄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於許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許惟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决昭若指掌目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于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衜與要涉思爲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鬨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伯繼之不爲

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皥皥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誼明道即是集義謀利計功即是義襲自

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僞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行過好事輳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窠臼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大機括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乎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真訣于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用皆在于面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逸皆自然之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盡性也目之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爲聲所引而聽止于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

交不和則不交艮止上下陰然於陰陽然於陽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己忘物而無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絕應二乘禪學也應而不與不隨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故曰益於背是以無用爲用也知無用之用則知無知之爲知美良之大象後以思不出

其位發之其旨尤微艮之爲卦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艮非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職也位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不出位之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爲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

心知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著于無謂之況心
著于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心寂
而感于聖學賅也惟為良知心之良知是為聖知
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
是無非者良知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
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為明奚啻
千里夫萬物生于無而顯于有目無色然後能辨
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
味鼻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

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滯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或問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也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謂之不睹不聞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即陷聲臭滯睹聞非虞廷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順帝則也若曰丕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所以文也禮曰微若思微德之形容也動靜通有

無學學之要也或以時言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
疏之淺之乎其為解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
知不知之樂乃為真樂古人之學視於無形聽於
無聲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
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
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與非也叩兩
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
空柴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

不受命以多識爲學自外而入者貨殖然億而屢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毋以回賜爲學而進之弗如之與予欲無言之辭所以儆之者屢矣賜終疑而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爲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顏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主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生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遡濂洛以達於鄒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之知

之爲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爲知也神道設教人人知神之爲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爲神也虛以通感不爲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爲是即顏氏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爲昧夫虛寂之體反鬨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格物問答原旨

格物之物是意之用處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物之説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必須用持敬工夫以成

其始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終大學將此用功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年後方纔拈出多見其不自量也已夫實心之謂誠誠則一一心之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說誠意則不須復說持敬而敬在其中矣故曰合之以敬而益綴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傳致知格物非有缺也誠意之好惡即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即是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愼獨即是致知愼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

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以寂感通者之格物[illegible]
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知致知格物皆誠意之
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補之以傳而益
離格物是聖門第一段公案致知在格物謂不離
倫物感應以致其知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
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感應之實事如有父子之
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倫
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矣
是之謂格物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庵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措狃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亦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獘然以爲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充然以爲天成念庵子懼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爲收攝保聚之說以救之此念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

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兢兢業業亦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致知議畧

夫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

如是則為良知如是則為識如是則為德性之知如是則為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矣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為未得良

知之宗則一而已

獨知無有不良不睹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體用通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也知體本空着體即爲沉空知本無知離體即爲依識

甚哉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竅爲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

儒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統天人之學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爲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内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内外聖人知幾覺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爲忘幾不及則爲失幾忘

[illegible]以成務均也

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即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為體空空即是虛寂此學脉也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為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

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麁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姿沖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滯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含煦停育心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調息息歸根

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獗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樞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九龍紀誨

或叩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個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亡而悅所謂禮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之機人人直

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覺其　　亦
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遯世而無悶
能之學之大全也

若贊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強才子千而若拙識
混混而若藏處世若汙若絮聞道若存若亡即其
見若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充其量若將俯
視萬物而不異於尋常壟丘幻身若且示之天壤
方寸神相若或賅於[illegible]

趙麟陽贈言

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客窺所見尚依識神所其所履尚向淺意象非嚴未能透得生死毀譽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直

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泉溥博是眞融解物慄威儀是眞雜擾是非獨往獨來超然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冊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其竅不出于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命辟之明鏡照物鑑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斂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

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

別言贈周順之

粤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秋順之裹粮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偶舉敎典名利行道四不住之說若有以啓予者夫不住於名利者豪傑之所能不住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倡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爲千百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爲

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求其能脫然於此者益寡矣而況於行乎而又況於道乎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即而非以形求若可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求則爲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爲忘知之知非以力強則爲忘力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況於任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炎蒸浩乎心體循其

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之際未免矯揉持飾顧忌調停出於有所爲而爲者皆習染之爲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爲則以遣累爲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遣累之說亦筌耳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

真醒諸夢將自除又何習染之足累乎

別曾見臺講語摘畧

見臺舉念菴子收攝保聚之說以爲孩提愛敬乃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繼之而後爲全體孩提之知辟諸昭昭之天達之天下之知辟諸廣大之天收攝保聚所以達之也予謂昭昭之天即廣大之天容隙所見則以爲昭昭寥廓所見則以爲廣大是見有所牿非天有小大也齊王觳觫堂下之牛特一念之昭昭耳孟子許其可以保民而王

此豈有所積累而然哉充而至於保民亦惟不失
此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之
所以爲大人惟在不失之而已非能有加毫末也
但以爲近來講學之弊看得良知太淺說得致良
知功夫太易良知萬古不息君特順之而已其有
所存照有所修持皆病其爲未悟良知本體然則
聖人之兢兢業業終身若以爲難者果何謂耶予
嘗爲之解曰易者言乎其體也難者言乎其功也
知易而不知難無以徵學知難而不知易無以入

豎非難非易法天之行師門學脈也

見臺問有念無念子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槁矣克念謂之聖妄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妄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

對神明此是真實不誑語若從其性流行不張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尚是典要拔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尚隔幾層公案其可對鬼神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容符天度也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敘序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欲以無言為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録者詳

矣吾儕之從事於師說其未得之也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滋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胡子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下而先師之言忽荒矣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伏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藹發大義激昂雖倉卒遇變而慮患周悉料敵從容條畫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于紛紛之議亦獨何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虐焰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攖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爲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中

見人情洶洶入請于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寧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個良知豈無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濠始事張樂高會詗探往來且畏師之搗其虛浹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討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駑馬戀棧豆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行

皆謂歸師勿遏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賊既無
焰雖盛徒恃焚刼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動煽惑
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出未旬日輒返衆心阻
喪辟之外鳥破巢其氣已墮堅守待援適以自困
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而擊之一挫其鋒衆將不
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謀
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厭俘閉門待命一
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來致知格物之功
愈覺精透衆謂兵革倥偬日給不暇或以為迂師

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係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而已今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及係天下

安危只如人疑我與寍王同謀恍少不容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虀粉何待今日動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辟之眞金之遇烈燄愈煅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眞知此處格得方是眞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自經此大利害大毀譽過來一切得喪榮辱眞如飄風之過耳奚足以動吾一念今日雖成此事功亦不過一時良知之應迹過眼便爲浮雲已忘之矣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

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眞血脈路吾師一生任道之苦心也戩既讀是書并述所聞綴諸卷端歸之嗣子正億服膺以爲大訓是豈惟足以袪紛紛之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 只窺其微矣繼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

精選史記漢書序

嘗聞之古文之與時文其體裁相去若甚遠而其間同異之概不能以寸要皆於歷明一竅發之非

明者莫能辨也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吾[illegible]
爾謂者悟夫作者之意而不失其用虛稱實紆徐
縱閉變化之態時文猶古文也不得其意而徒辭
之猶句句而研之字字而校之摸擬摘實如優人
之學孫叔敖迺足以來明者之一噱而已寻友荊
川子嘗讀史漢書取其體裁之精且變者數十篇
[illegible]抹點裁以為藝文之則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
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為機軸而不相沿襲
殆師其意者非也子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宰

而整方之武事于長如老將用兵縱橫蕩恣若不可覊而自中於律孟堅則遊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容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絶藝也荆川于是編自謂深得班馬之髓而於漢書尤精蓋所謂得其竅者也昔有關中士人嘗持所作請證於陽明先師先師謂曰其篇似累辭其篇似周誥其篇似檀弓其篇絶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士嵗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唾傴僂非不儼然

似也而見者笑之何者以其非其老人也者似童子飾矜誚儼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爽然不敢以幻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嘗以語荆川子荆川深領之謂可以爲作文者之法且夫天下萬事未有不從靡明一竅中出而能得其精者也因述所聞而爲之序其端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昔者孔門言志由求赤志在得國而治斷斷于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

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主于事者以有為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于道者以無為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為主出者為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小大故有無之迹乘之見之小者泥于有見之大者超于無斯固黙之所以為狂而異于三子者之機也昔有求工書者發皆吮墨伸紙奔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真

工畫者也夫知工畫者不在于笔墨佈紙而在于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爲有也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爲用也而世之儒者未免溺于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者之

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
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
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
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
無相因以應于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爲經綸無
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
法也延溪于志于儒者之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
一切張弛操舍以政爲學練兵稽賦崇飭禮樂之
教盤根之所割大窾之所批聲光風采矯然振于

一時不可謂無所事事矣是將有所待與否何如
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轍之塗動于靡闕之
門而藏乎無何之鄉優閒容與逍遙詠歌出于注
措經綸之外隱然若有當于古之狂者所謂以無
用爲用殆庶幾乎非邪三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
行且有日夫儒者之效闇然不見于世許茲于茲
山東夫子之鄉沂雩之遺風猶有存者而茲行適
當暮春之景浴于斯而風于斯俛仰千百年之上
下可以陶然而詠矣

法華大意題詞

吾人讀書爲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既得然後細微可從而理若着意精微陌在瑣碎窠臼裏與義相離大處反失非善於學者也孔明讀書惟觀大旨曾點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雩之間古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以啓予者太虛爲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閒其詞近而旨遠意在掃去葛

㨾欲人於言前薦取向上一機以悟爲則可謂全
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泉月泉讀而珍之經凡
若干品原疏訣末後三品略爲全補付匠徒刻布
叢林而索予題詞以道其所因予惟經中大意須
從言外悟入譬之因指見月非執指以爲月也自
此皆賢太歷有云年來雖鬪蓮花數只與無言是
一般亦善名狀若復向疏中覓取大意非惟失却
經旨亦增葛藤矣一以爲人天眼目一以爲鬼神
茶飯讀者善取證焉可也

葦航卷題辭

達磨泛重溟入中國投梁不契折葦渡江處於魏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既曰廓然無聖所證又何果耶達磨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珠破六宗具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了義則前所說之法尚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參之神光服勤九年覓安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勤矣尚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

陽和二君歲晚遊戲叢林至虎跑時昔航講師演華嚴鈔發明空假中三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禪律講也心悟爲禪身撿爲律口演爲講或依實施權或乘權顯實若愍群品皆爲建化門頭道則一而已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即空即假即中即一即三即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曾說着一字猶如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

繁去道愈遠秖增紛紛葛藤耳二三君皆有偈乞予一言弁首號表帶航殆有取於折帶之義故述蓮磨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書顧海陽卷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為聖人也束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寡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

志眾足便有三叉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即所謂質諸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即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為學之端緒也吾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覷看他從何而學人人有個聖人

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攖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人眞工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繆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孟軻氏舉鄉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見鄉黨自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謂豪傑踏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邀避毀

豈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
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
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
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
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
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
光明特達無些子滯凝始是入聖真血脉路向友
千古意味超然豈暇區區與鄉黨作對法那人品
不同如九牛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閼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理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謂釋主空明老主歛聚其於眞性咸有斷絕恐未足以服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二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尙指爲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指空明未嘗不普照歛聚未嘗不充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惡六塵並作而觀其復原未嘗離萬物吾

人今日未須層層與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已不能究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恐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陷葛藤祗益紛紛耳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工夫則深不可得而有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

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脉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放心無從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眞脉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并其學脉而疑之是因噎廢食之過也白沙翁靜中養出端倪自是白沙入路亦便是他受用處與聖門動靜合一宗旨微隔一層白沙終身學莵

夫明道作堯夫誌云究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此是千古斷案默識當自知之亦非可以言說知解而得也

書同心冊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謁假歸省侍膳之餘時處雲門山中修習靜業期予往會商訂舊學間出京邸諸同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體之義或究動靜二境得失之機往復參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謂同

心之言矣張子復斷予一言爲之折衷以輔成所
志姑述所聞于自取正焉夫主靜之說本於濂溪
無極所生眞脉路本註云無欲故靜聖學一爲要
一者無欲也一爲太極無欲則無極矣夫學有本
體有工夫靜爲天性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
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工夫
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
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眞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
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

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辟諸天地之化貞以啓元日月之運晦以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而始有非貞晦則運化之機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逹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夫山下之泉本靜而淸濬其源疏其流順則逹之滑則澄之蒙養之正聖功也翕聚所以爲養也故謂爽然盎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昧夫天機之神應非所以稽聖謂作用情識所以

爲致知而忽夫翕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微學善學
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靜之學在識其體而
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爲萬化之
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是
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
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根也體之不遺者與物
爲體微而顯誠之不可揜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
中易至頹墮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遊揺

須就靜中攝養或謂久涉塵勞處其逐動而易於
淪沒久處山林處其耽靜而易於枯槁須動靜交
參始不滯於偏見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各
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中交參
譬之地中生木但得生意不息和風旭日固所以
爲照育嚴霜凍雪亦所以爲堅凝以漸而進惟求
有益於得及其成功一也此權法也聖學之要以
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爲
而無不爲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

分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竊念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已任伊尹先得吾心之同然非意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最初立志便分路徑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外此便是小成曲學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吾人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爲命吾所謂心與命者果安在乎識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實學所謂太

丈夫事小根器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
脈不煖轍不停若求亡子於道豈其得巳也哉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非過
於自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飲動息混迹隨
時只是世間項輩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
出天牖與人爲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巳者亦
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如此志出頭擔負其
孫大業務希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求溫飽做
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覗天地塞萬物的功程

了此一事何事不辦真不係今與古已與人也

記

太極亭記

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儒者倘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畧爲繹之吠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粤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

學以有爲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爲典要有可循守若以爲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胡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爲宗仁義爲幻禮樂爲贅并其典章法度而棄之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爲無極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攣纏繞未免陷於邉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弊也久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見二者之弊特圖立說指無極太極之

旨以啟之說者以爲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
人之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
箕子相傳已敘皇極之疇皇極即太極之義孔子
特從而衍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
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即無極之義周子特
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尤示
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太極而
主靜即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靜者心之本
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分仁爲陽之動

義爲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也支聖人本之于
靜衆人失之于動而以時蔽之其失也妄支與妄
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
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于世寂
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
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知是知非
而實無是無非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大易之旨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

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爲要以無欲爲至以寡欲爲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悖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

三教堂記

三教之說其來尚矣 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

佛氏曰寂聖人之[illegible]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為異端亦未為通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為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問諸老聃云未嘗以為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於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空空即虛寂之謂顏子嘗學孔子其曰庶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

儒者以儀文度數爲學昧其所謂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濁而躋之淨國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善利特其權乘耳消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而未嘗以某爲儒某爲老某爲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靈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不涉思爲虛實相

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滅

也與百姓同其好[illegible]倫物感應而理功微焉學也佛者苟能以復性爲宗不淪於幻妄是即道釋之儒也爲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髓非言思可得而測也世儒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秪爲二氏之所咲亦見其不知量也已

詩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巳苟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巳恨遲

登西天目

晚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今雙足健不怕萬峯高

八山居士問

之麓玉芝上人往扣以

偈相酬答

人偕浮峯于叔學生訪

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

數語呈八山與玉芝共參之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能

忘見三界縱横柰爾何

其二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

延促須信眞金不博金

其三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則成波佛則應人如吹以
饒舌殊徐丈室問如何

襲封行 有序

襲封行爲吾師嗣子仲時承襲封爵而作也吾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在人心苟家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旂常向爲忌者所阻身後錫典盡行褫奪天下所共寃遡者
新天子紹統興戈
蔡孝求治元宰洎諸執事

何承　德户　江淛撫按官曰一詞交
章論列以暴其冤得　賜命允還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莫
不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固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錄往勸來亦見功德入人之
深愈久而不能忘也曩者仲時謁選北行嘗
有言致贈大畧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
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終篇尚絅
之云惓惓於君子小人闇然的然之辨而歸諸

淡之一言蓋懲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華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孔子身任傳道之責乃志於從先進而求之於野其曰忠信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所謂尚絅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幾乎自漢而下世教益衰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蓋千百年於茲矣吾師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薄也[illegible]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

回之良知云云　　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
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晃遍海內值
者益衆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
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有志於學則
其所至知其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無疑也此
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紛色易於移人口體耳
目一溺於所好流蕩將有不可勝言者向之請
選之行尚以世味紛習為懼況今承襲圭封衣
錦腰玉所接者皆富貴游所習者紛華盛麗之

但之[illegible]人亦且貴不期後一有所尚則人心役夫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之在力吾于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毋嫌迹耳之言毋泥從往之好反諸獨知之良去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絅之意淡薄沖素寧過於野無寧過於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傑然如趣之在是一毫不為世類之所溺是謂善於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道孔子思子之道況有光而無忝也意從

不失望於海内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苦心忠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思之爲之歌曰

鳳闕新恩湛露濃貂冠重襲傳將封伯爵合致東方胙召虎應酬南國功憶昔真人鵲聳尾四十年來只如此冢上誰憐築室心山中徒抱存孤義悠悠天壤屬何人嬰臼傳來今幾春雲逝覆塞樹毀鵲鳥盡辭跛坂崎浮雲作雨來更變一朝日出浮雲散有如燧火開夜光又似

茲發新歸元功數祇人共免百道封章夜

天眷玉帶春閨蟒繡全套金盃龍麝半須臾上

殿拜分符

天子親呼是真孫遜臣盡效忠虎賁壯士都懷麟

閣圖畫是君自是神明冑裔內勢深貴亦厚洞中

鴻寶世所珍好與藏莫輕傳當貴中人如酒

醉淺薄由來見真味君無道脉作根基圭爵雖

崇亦歷器贈言此日臨岐路回頭莫失邯鄲步

一生還擬坂壁之

不可誇紈袴我忝師門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泰脉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尠矣例察脉而真見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豈之主下皆倉扁之臣耳其順攝黎于玄化蒸蒸乎翊斯世而咸躋太和既降札厲相術異端漿岐蛙紫贋歟彼愚者懵懵其莫之知有文沉湎沒溺於怪隱之之斯道之不絶若千鈞之繫於一綸於

是六氏則誅亂賊
則曰楊墨矣辯距之氏
則闢佛老矣二程晦翁大畯閑崇術而悉力以支
力乎荊榛彼數聖賢之於道統不謂其燎原心於
既死續正派於將湮而誰知先覺不作淫邪漸熾
大中至正之矩日以兆塞而淵淪胡哉先生攻[illegible]
絕倫解脫棟局頓悟本真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
於蒼旻建覺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示隙之胡先
生拈發其旨而舉世嚣然咸皆以爲[illegible]以功
剛之害深入於吾人淪沉[illegible]

耿者容色憔顇起居飲食纖悉無復常度而皮骨衣
偏獨遺望而處所彼不惟辨之不啻也又忌畏齒
之憂之過至如詆訾而相嗔嘆嗟先生論用亦見
洞照厥因哭緊友薩盤擗裂蔑而不忍斯世之靴
壓故幾嘗以為孔氏誅亂賊孟氏距楊墨韓與程
朱相繼闢佛老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遏絕功利
破洲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旨昭昭可覩而
歲道乃以先生為異端玄寂既不覺其見之謬
墜不從以文章耶哉　　非若文何與乎井鮒而

堅比於之未嗚呼夕功利之障日盛月新安得所良知之旨者揭之以醫斯世之沉痾痿瘵三五復作直與之壽域而同臻緩幼雖淵學者而無閒閒有論說秖取哭於教壇惟傾仰止以斯文肅庇院宇妥靈神附風而起實賴我多士之彬彬

祭唐荊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從惟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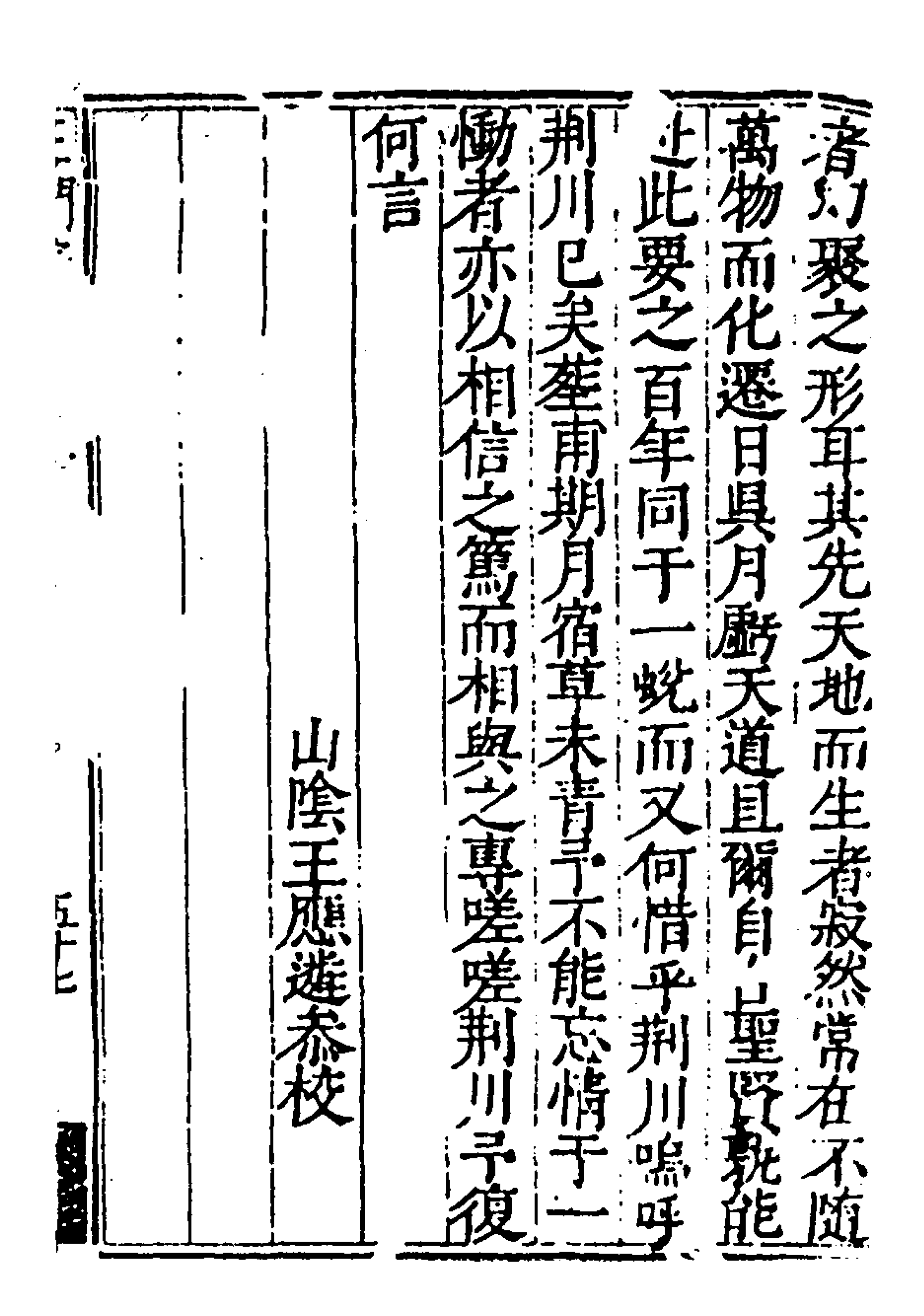
于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之被召而出
也跋前疐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騏驥之困于紲韁
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以死也吾於
膏燼或以爲變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
于時才不能以盡施或格于勢智不能以獨全是
豈知兄收世一念根于天性與金石而同堅生死
出處不離乎是吾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所
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爲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
自古大聖大賢尚不　埋于衆口彼嗷嗷者烏

足以繫乎輕重而方　如兄之出處係汚隆生
死關盛衰倏聚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
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于深惜者夙有心盟
出乎恒情之外曰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爲乎
中道舍我而逝孑然孤立無與共究夫此學之全
乃自辱交於兄異形同心往返離合者餘二十年
時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必拘牽或泥
遊而徜徉或俯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陟危巔或
[illegible]窮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脉或泛五湖之船

或聯袂而並出或枕肱而交暱或兄爲文予爲持筆或予乘馬兄爲執鞭或橫經而析義或觀象而窺躔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特隱几而談玄或予有小悟兄爲之證或兄有孤憤予爲之宣或探罔象示以攝生或觀無始托以逊禪千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焉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凡爲詩文燁然名世謂予小學嘗啓其鑰

[illegible]兄本多能予分守拙

謂丁論學頗有微余敘之倘毋予啓口輒
俛首而聽凝神而思若超乎象帝之先嘗戲謂予
獨少北面四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屢受則橫
渠之勇不得專美于前嗟嗟荆川子不見兄兩年
于茲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
心而兄之寃在我要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
閉于夜臺之下泉嗚呼痛哉犧鱗者其不頓君在
兄於精神亦大發揮矣乃能副其所以未可專委
于造物之逃遁嗚呼痛哉同年[illegible]復歸于無



消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與月斯天道且彌自昔聖賢孰能止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蛻而又何惜乎荆川嗚呼荆川已矣荃甫期月宿草未青于不能忘情于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荆川子復何言

山陰王應遴叅校